

书真的是有香味的。上连续几个小时看书,直到大人声喊着我的名字找到我。

清晰的记忆是我父亲的书籍,应该有很多年的历史。那是三排共十二个浅棕色的硬木小方柜子,四个一摞,紧贴横排着三摞。最下面的三个柜子是两个对开小门,而上面书籍门则是从下面向上拉起而后推进去的。打开这些书籍的门,一直是我的一个强烈欲望。

那时候我太小,够不到上面书柜的柜门,需要踩凳子。书柜是我父亲的宝贝,经常看到他到书柜里寻找资料,拿出一本又一本不同颜色不同厚度新旧程度也不同的书籍翻看,我总是对此充满好奇心,那些书比我的玩具更有吸引力。只是不敢去索取,因为我还不到读那些书的水平,我知道父亲不会让我看的。

但是什么都拦不住一个孩子的好奇心,于是我在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搬来一个椅子,站在上面拉开了书柜的门,蓦然地,便闻到了一种香气。那香气和妈妈的衣柜里发出的香味不同,那香气很特殊,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香气,只是感到那香气很浓烈,可能与纸张有关,与柜子的木气有关,也与年代有关。总之从那时起,我对这种气味产生了一种依赖性,喜欢翻书,不管里面的字是否认得全,然后长时间打开书本使劲去找我认识的字。我可以站在椅子上

书香

吴霜



榨菜洵为美食,乃世界三大名腌菜之一(余为德国甜酸甘蓝和欧洲酸黄瓜),国人不识榨菜者,盖不多也。于我而言,比较多地认识榨菜,是在它的故乡四川。

上世纪中叶,我大学毕业自沪分配至四川内江工作。某日,单位食堂供应一新鲜蔬菜,片片脆嫩,口感甚佳。我说:在上海未曾吃过。川籍同事讲:榨菜一准吃过,这即是做榨菜的新鲜菜头,炒肉片、放汤更好吃。沱江边不少农家就种这类菜。初春的一天,散步至沱江畔,该同事指道:这就是菜头田。但见露出土上的每棵菜叶约有十片,碧绿生青。同事将土扒开,顿显一比拳头大的瘤状青色茎块,我这才看清“榨菜”的本来面目。同事边将菜头复位边说:不久便可收起啰,四川空气湿润,少高温严寒,最宜种植菜头。大城市生长如我者,于农事常孤陋寡闻,此又长一识。

后来,我偶翻一书,提及榨菜发明。说是清末某年涪陵菜头丰收,某酱菜作

认识榨菜

吴道富



远

黄惠子

晴朗干燥的天气。眼见大路辽阔,心下哼一首安静的歌,风吹过就忘记。有一些轻盈物体偶尔浮于上空,像是烟丝样的透明塑料袋。记起儿时曾兴致勃勃扯下一小块桔皮用线系于袋口,垂下来算作降落伞。在这时节,抛向天上,看它缓缓地落。也或者有时分量太少不足以降下,便乘风飘走了,越飘越高越远,一直飞啊飞,一直到眼睁睁望着就没了踪影,目光也恍如历经了一场旅行。

时间,也以窗明几净的模样安稳沉淀。



最美的上海——愚园路419弄

黄石 文/图

愚园路419弄,前后左右都是旧时代留下来的好房子。

天气暖和的时候,有小姑娘遛狗。上海有很多这样的弄堂,外面看着无甚张扬,进入后才领略里面的建筑处处精巧。

419弄十栋洋房风格各异,由犹太

领会和亲切的感悟,可能会成为一个音乐家。

我后来变成了一个特别喜爱书的人就来自家里的那十二个书柜,我至今对书的味道有特殊亲切感,读书就变成了一种嗜好,一种习惯。我成长的时代在时间上不像现在的孩子们那样紧迫,那样的负重如山。完成作业之后,我有不少时间可以读书,读书实在是件幸福的事情。记得那时起我睡觉、吃饭甚至在厕所里都要读书。在我的祖母眼里这成了一种灾难,因为她受不了孙

坊伙计见其余多,乃用大坛装满又加多种作料腌之,更人立坛中赤脚力踩,压实后加盖封存。数十天后开坛,异香扑鼻,东家尝后连连称好,于是如法炮制,行销于市,始有榨菜矣。我读后兴趣倍增,进而借阅《四川文史资料》查证,终于得悉确切答案。榨菜始创于1898年。涪陵人邱寿安早年在宜昌开设“荣生昌”酱园,兼营多种腌菜,老家雇资中(与内江紧邻)人邓炳成负责干腌菜采办、运输等业务。是年,邱家院一带青菜头丰收,因邓在资中即会大头菜加工,就与邱家女眷商

议,试仿大头菜腌制法腌制菜头。“有客至,主妇置于席间,宾主皆赞美。”邓随即捐两坛到宜昌给老板尝新,邱用其待客,均认为味奇特而鲜美,宜广制之。邱乃精明商家,速于当年赶回涪陵老家,精心谋划,投资建厂,又拜邓为掌师,安排家人大量制作,并研究改革加工工艺,以风晾脱水,切腌后用压豆腐的木箱榨除盐水……榨菜由是诞生并得名。初,八十坛运宜昌试销,冠“涪陵榨菜”之名广告,未及半月即告售罄。获此厚利,邱令家人秘守加工之法,所配辣椒面、花椒、茴香、砂仁、胡椒、山奈、甘草、肉桂、白酒等作料亦分多处采购,以防泄密;风晾脱水,也仅在自家院内栽桩扯索;如此闭门加工达十六年之久。

1913年,榨菜始由邱家人发货六百坛至申城,惊艳海上,大赢口碑。翌年,邱家在沪开设“道生恒”榨菜庄扩大营销,上海遂成为榨菜在国内的第二大销售市场。1930年后,榨菜已畅销港澳,出口南洋、日本、旧金山一带,年销高达三万余坛,从此迈向“世界明星”之路。上世纪三十年代,榨菜加工技艺传入浙江,而今海宁等地的榨菜亦已声名远扬,大有与“祖师爷”媲美之态了。

人开发建造。

知道小姑娘也喜欢画画,喜欢她的小狗。她不知道,她站着的地方,12号,是著名的永安纺织富商郭康活旧居,他们郭家就是永安公司的老板。弄堂对面的第一师范学校曾经做过集中营,太平洋战争爆发,日本人把欧美侨民关在里面,直到有一天,门口的卫兵突然消失了,老外才探头探脑走出来,噢,原来日本投降了。



但是不久之后,书架上又充满了书。到现在,家里的书怕也上万册了吧。

想知道书香的味吗?只要你拥有的书册具有一定数量规模,营造一间书房。当你忙碌一天之后,打开那间房门,一定会闻到纸张、油墨以及木质书架的木头与油漆混合成的似有似无的气味。那是一种沉稳厚重的香气。你从书架上取出一本书,坐在靠背椅上,旁边的小桌上再放一杯香茶,茶香也漂浮在房间里,你一定会希望在这样的午后坐在这间屋子里完成一次安静、私密的阅读时光。

不久前,北京电视台“书香北京”栏目制作人告诉我,“你入选了北京十大书香家庭,你是第一名。”书香家庭第一名,这个奖可比其他许多名头的奖项更让人高兴。

我再一次想,书,真的是香的。



读书的时候参加过各式各样的比赛,作文比赛、演讲比赛、唱歌比赛、绘画比赛,甚至观鸟知识竞赛、航天知识竞赛等,可以说是一个“德智美劳”全面发展的好学生,唯独“体”是弱项。一直以来,我的体育成绩都濒临及格线边缘,仅靠着女生的“坐位体前屈”(拉韧带)优势勉强拉点平均分。所以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居然会去参加长跑比赛,还坚持跑完了。

那天,领导兴高采烈地跟我说:“小程啊,下周集团有个健康跑比赛,5公里,不长的,你去参加吧!”想到自己每次跑完800米不是吐一地,就是被扶到医务室躺半天,我惊恐万状,刚想拒绝,她又补充道:“小年轻肯定没问题的!我可是求人拉掉了其他部门的名额才得到的机会哦!”看领导一脸期待,我诚惶诚恐地答应了下来。

为了不在比赛那天出洋相,我决定临时抱佛脚,每天晚上跟爸爸去楼下跑步。第一天刚跑了5分钟,我的汗就开始像喷泉一样冒出来

来,硬着头皮又跑了5分钟,脑袋开始晕得不行,上气不接下气,不得不停下来休息。此时,依旧跑得面不改色心不跳的爸爸学着我平时说话的语气调侃道:“你简直弱爆了!”不过我没有就此放弃,之后的几天里,我的身体逐渐习惯了运动状态,可以坚持慢半个小时不晕了。而且通过仅仅几天的跑步,我

跑出健康

程诗源

发现自己晚上睡得更香,白天精神更好了。

比赛当天天公不作美,不仅气温低,还下着绵绵细雨。而在得知“未在规定时间内跑完每公里的选手会被要求停止比赛等待收容车”时,我和同事们反倒松了一口气,纷纷自我安慰:“跑不动了就搭收容车回去!”“大家一会儿收容车上见!”虽然这么说,可最后大家都坚持跑过了终点。

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你要将渐渐生出的白发如何保护呢?它们渐渐夹杂在头发中,只有自己才明白它们真正的出处。

就像旧版小说的脚注一般,注释着你生活中发生过的事,你的悲伤,你的成长,你的遗憾,你的觉悟,你的绝望,你的承担。你的白发注释着你如何经历了这一生。

白发

在我年少时曾以为三十岁之后,人生已经失去意义,太简单。年轻时代的悲伤和失望都是大事,常常负担不了。后来一点点有了阅历,有了韧性,懂得了要承受无奈,也就生出了同情。再说起命运岁月什么的,脸上浮出的笑意好似阴影,不那么明了简单了。

白发环绕着这样的笑容,甚为匹配。也值得为自己喝一声彩,因为它们都值得变白。若是至爱,彼此便能再生出体贴与爱。

青年作家孙卫卫最近在写我的一篇文章里,说到我比较关心和重视年轻文学新秀并做过一些工作,我得承认这大抵是事实。因为我自己也曾是文学青年,受到过诸多鼓励、扶植、培养,永远无法忘怀那些热情指点、帮助过我的人。

我想起一位仅长我几岁的编辑姐,她叫姚爱伦,《北京晚报》原“五色土”副刊编辑。

《北京晚报》1958年创办时,我大学毕业不久,尚“下放”在河北省秦皇岛市一家玻璃厂装卸车间劳动锻炼。1958年11月回京,翌年起便不断投稿《北京晚报》,主要与副刊编辑联系,如王淑英、于韵娴等,后来只和姚姐姚爱伦“单线联络”,因为她和我一样也是学俄语出身,又是上海老乡,其时她和丈夫住“百万庄外务局中楼220”,离我的建工部集体宿舍仅一箭之遥。她每天都到我单位大楼前的车站乘3路(现103路)电车上班。



1962年冬某晚,我邀约分在北京图书馆(即今国家图书馆)俄文编目组工作的程灵南同学一起去拜访姚姐,相談甚欢。我随带一本刚出版的工业刊物赠她,上面载有我的长篇散文《沸腾的老孤山》,她称赞我的文笔好,说了不少褒奖的话。她还主动介绍了邓拓给他们副刊写《燕山夜话》、她去邓家取稿的情况,盛赞邓拓罕见的才气和学问、写作的严肃认真和一丝不苟,编辑部拿来邓拓的稿子一字不易即发排,次日立即见报,姚姐还谈到邓文当时广受读者欢迎的盛况。

那时候,上头提倡编辑和作者交朋友,我大概是姚姐重点“交”的一个“朋友”,联系极为密切,书信往来频繁。经姚姐手,我在“五色土”副刊还多次发表翻译的诗歌、小说、散文等苏联文学作品。

在文学道路上,我得到过许多知道名字和不知道名字的报刊编辑的具体指导和帮助。姚姐只是其中之一。我想所有后来由于获得这种宝贵“推动力”而成为有良知的成功人士者,都会怀着感恩之情深深缅怀和感谢那些幕后无名英雄。姚姐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,又归队回到编辑队伍,她好像分到了《北京日报》,就未再与她联系了。

敬祝姚爱伦姐健康长寿,晚年幸福!

我的目标是“跑足5公里”,于是我看着身边不断“超车”的人,按自己的节奏悠悠地成功跑到了终点。而真正让人“受挫”的是,刚跑了一公里多时,冲在第一位的爷叔居然已经从对面折返回来了!我们惊讶之余,也充满敬佩地向他送去了掌声和欢呼声。

对运动的排斥使我参加工作后就很少参加体育锻炼了,能不出汗绝不出汗,我也深知自己的身体素质和免疫力远不如运动习惯的同龄人。而通过这次健康跑比赛,我发现我的身体素质、精神面貌变了,这是我头一次真正清楚地认识到坚持锻炼的重要性。5公里的路程连跑带走花了近50分钟的成绩虽然在所有的参赛选手中算很慢的,但我的收获不是来自于成绩的好坏,而来自我从此要坚持运动的决心。

十日谈

我参加过的比赛

体育比赛是精神和意志的较量,金牌应该同时授予第三名。